

叶茅 何乐 选编



爱情、婚姻、家庭微型小说选

# 走不出男人的視野

广西民族出版社

# 走不出男人的视野

——爱情、婚姻、家庭微型小说选

叶 茅 何 乐 编选

广西民族出版社

# 走不出男人的视野

叶 茅 何 乐 选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融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7.625印张 165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5363-0811-3 定价：2.80元  
I · 150

## 目 录

幽会	韩石山	(1)
夫妻之间	杨汉秋	(4)
真诚	何天保	(6)
一个吻的风波	卜凡中	(8)
妊娠反应	刘仲平	(11)
无情的情人	刘凤昌	(15)
睡在男人鼾声里的女人	黄献国	(18)
初恋	朱 奎	(22)
妙在回眸不言中	李恒瑞	(26)
相错一瞬间	全云霞	(29)
情丝	肖 陈	(32)
停车十分钟	刘 思	(34)
爱情的光环	赵培光	(37)
保证回答你	王显章	(41)
九级浪	邓开善	(43)
“爱美”夫妻	郭晚胜	(44)
沉睡的冰河	宋丽叶	(46)
征婚启事	刘益新	(48)
敲门	李常恩	(50)
捎	韩 峰	(53)
最后的一个约会故事	白小易	(54)
爱在骨里	程世伟	(57)
永远的梦	舒 郁	(59)
巧遇	国 良	(61)

应婚人	何宗威	(63)
小河边	黄伟英	(65)
一片痴情在樟林	翁新华	(68)
舞	杨东明	(71)
磨擦有余音	廖怀明	(75)
迟到的姑娘	王尚新	(79)
山上有男人	子 风	(81)
不，谢谢	赵曙光	(85)
他向她走来	许学诚	(87)
第二百次约会	孙徐春	(89)
爱情ABCD	那 轶	(93)
错位	吴小丽	(98)
最佳选择	黄宏章	(100)
舞会上	高洪波	(103)
一个老姑娘的泪与笑	王 哒	(105)
邂逅	陈爱萍	(107)
车停了，又走了	李 瑟	(110)
小秘密	郝江清	(113)
默默的愿	贺 晓	(116)
月夜	刘 喷	(118)
属于谁	沂 水	(119)
第三者	王安岐	(120)
代价	孔庆禄	(122)
老同学	成 仁	(124)
无题	毕必成	(126)
棋	张增民	(129)

情书	陈恩宇	(130)
湖那边是山	李明华	(133)
藤	叶东生	(135)
献给艾丽丝	凌云	(137)
模特儿	罗文泱	(139)
哦，枫叶	张军	(141)
情侣与乞丐	林培堂	(143)
散场以后	凌愉	(145)
今夏流行明黄色	刘心武	(147)
觉醒	刘保全	(149)
紫青色的脸	徐照轩	(152)
蓝色的海	郑继平	(154)
殉情	矫健	(156)
妻子	于廷森	(160)
秋天的凭吊	叶茅	(162)
小夜曲	王凤宝	(165)
风流女士	那家伦	(167)
她	沈祖连	(169)
情人的秘密	刘孝存	(172)
瞬间	晓敏	(176)
在近郊的咖啡馆里	郁越	(179)
老姑娘的爱情变奏曲	曹杭	(182)
再次孤独	路畅	(185)
妻子的遗像	野芳	(187)
征婚广告	李德成	(190)
画像	严凤华	(193)

约会	胡保平	(196)
末班车	冯从岳	(199)
邂逅在小站	朱文平	(201)
彩色的爱	于鹤翔	(203)
决裂	金越明	(204)
意外的意外	周崇坡	(206)
洁白的飘带	李培阳	(209)
悟	毛志成	(211)
距离	无 逸	(213)
小叶	寇云峰	(216)
我理解她	郭 萍	(218)
夜晚的箫声	李建民	(220)
理解	赵鹭洲	(222)
“梦”后	张长明	(224)
错过	姜素素	(226)
被加工的画	魏 勇	(229)
手套	王小林	(231)
陌路人	张伟军	(233)
两只“百宝箱”	俞小青	(236)

## 幽会

韩石山

---

我朝公园走去，准确点说，是朝公园的一个角落走去。一个我喜欢的女人，要在那儿跟我幽会。

这一段街面没有路灯，朦胧的月光下，平日看去灰暗的楼房，象童话中的殿堂似的神秘。迎面走来一对情侣，我没有产生往日那种嫉恨，反倒默默地向他们祝福。将自己的幸福感分给别人一点，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人，不能叫做浪费。

她是我一位朋友的妻子，曾陪着丈夫来过我家两次，近来只是那位朋友来，她却不再来了。虽说交往不多，她的聪明和美丽，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谁敢相信她是三十开外的人！那白净的面容，尤其是那不经意间的嫣然一笑，再正经的男人也会着迷的。苍天在上，我可从未对她产生过友谊以外的念头。四十岁的人了，早过了怦然心动的年龄。可是，当她打来电话，约我去迎泽公园的一个角落相见，我，我怎么能够推辞，又怎么能够不产生一连串美妙的遐想呢？

“七点四十分，你来藏经楼南边的小树林里，啊？”

我当即决定七点钟就去那儿等着。据说跟女人约会，男人应当提前去，等的时间越长越好。她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又加上一句：

“你可别提前去，啊？”她平常跟人说话，末尾总要来

个“啊”，看似商量，实际上等于说：“你敢不同意吗？”我不能不承认，她的安排是有道理的——这毕竟不是寻常的约会。

真是天赐良机，晚饭后我正寻思怎样编个谎话脱身时，妻子说要去机关加班整理一份材料，回来怕在十一点左右。

“你快去吧，我来洗锅。”

“谢谢你啦，你和孩子早点睡吧。”

妻子对我总是这么客气，这么体贴，可今天听了，我心里不能不有一种愧疚的感觉。安排好孩子，已是七点十分了，半个钟头，正好从从容容地赶到小树林里。

初秋的傍晚，公园里仍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大都是年轻的情侣。还有一刻钟，想到她哪“啊？”我决定绕湖转半圈，从石桥上过去，这样就会准时出现在她的面前。

月光撒在湖上，那碎银似的光斑，多象她那明亮的眼睛；那弯弯的波纹，又多象她那甜甜的一笑。人都说赴情人约会的心情，象胸前揣个小兔子、小鹿什么的，这次我可是体会到了，都不象，倒象揣着个小猪，老在用鼻子往你的心上拱！

前面就是藏经楼，月光映在琉璃瓦上，反射出熠熠的白光。对面的小树林里，越发显得幽静而神秘。一丛丛树木，象一个个精巧的屏风，我心上的人儿，或许隐藏在哪个屏风后面，朝这边窥视吧？

噫，那不是她么！树荫里，她那飘然的身影，正朝北边眺望着，脚尖还一踮一踮的。虽说看不清脸，我仍能感到她那焦灼的目光，期待的神态，那厚厚的嘴唇，怕也嗫起了吧？

她朝前走走，站在月光下，啊，我差点惊叫起来，这，这不是我的妻子么！正在这时，一个男人朝这边匆匆走来。妻子迎上去，两人紧紧地拥抱着。分开了，妻子问：

“怎么才来，把人急死啦。”

“她跟我说件事，到七点二十才脱身，紧赶慢赶还是误了十分钟。”

啊，这，这不是我那位朋友吗？

若是往常，突然遇上这种情况，我会冲过去揍他们一顿。可今天，我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既然已非一次，那就让他们再来一次吧。我悄悄地退走了。以后再收拾你们！

第二天上班后，朋友的妻子打来电话，一开口就说：

“很对不起，昨天晚上我有个急事没顾上去，你看见什么吗？”

“什么也没看见，我没有去。”

## 夫妻之间

杨汉秋

不知怎么搞的，此时我心烦意乱，洁白的图纸，转眼冒出三处渍迹。

中午我下班回家，刚要进门，背后传来一阵铃声，随及一封信飞向我的怀中。我一看，是妻子的，再看看邮戳，标明寄自本市。

“奇怪！妻子在市内没有亲戚，谁会写信呢？”我想拆开，可亲启二字象两只监视我的眼睛。

“谁来的信？”妻子已经站在我的面前。

“不知道！”我随手递给了她。

妻子打开信看了看，只见她紧皱眉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然后似笑非笑地摇摇头，就一声不响的把信放进自己的手提包。

“吃饭吧，上班的时间快到了。”

一看这情景，我的大脑浮出一串疑问。妻子以往有什么事，都要同我商量，今天怎么啦？

“谁来的信？”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

“一个朋友。”

“写的什么？”

“唔……没什么。”

妻子上班走了，可那封信却时不时在我眼前晃动，信中写的是什么？为什么不给我看？她的反常举动使我不由联想起当今社会上的“第三者”来。是啊，妻子近来不是在和一位男教师制定什么教学方案，搞得很晚才回家，说不定……

皓月把洁白的银光撒向大地，可被树梢遮住的阴影却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醉醺醺地闯进家门，一眼就看见桌上放着那封信，妻子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见我进来，迅速把信塞进口袋，起身关切地问道：“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看妻子那动作，更是火冒三丈：

“你管得着吗？”

“你……”

“我怎么？好汉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有本事把信拿来！”

“好哇，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妻子的脸憋得通红。

“给！”妻子从口袋里掏出信往我手上一塞，转身扑在床上抽泣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天哪！原来是妻子一个老同学写来的。说是星期天看见我和一位穿红连衣裙的姑娘在公园里亲热地交谈。忠告妻子要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我顿时傻了眼，人也清醒过来。这是从何说起呢？我想解释，可口象铅封了似的难以张开。蓦然，我看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杂志，上面登载着一篇“长相知不相疑”的文章，文章的空白处还留有妻子“夫妻恩爱，莫过于信任”的笔迹，原来她准备将此文寄给老同学。

我的眼睛模糊了，冲动地紧紧搂住还在抽泣的妻子，胸中涌起惭愧和内疚的波涛。

# 真 诚

何天保

---

妻子太好了，温柔忠厚且长得好，丈夫觉得对这样的妻子隐瞒些什么是罪过。他决定把自己的隐私讲给妻听，以示相应的忠诚，否则就不能安宁。

“咱们订婚之后结婚之前，我又爱上了另一个姑娘。”丈夫说，“她太漂亮了，使我不能不爱，我只要说出她的名字来，用不着形容，你自然知道她有多么的漂亮。”他趴在妻的耳朵上，轻轻地说出了那姑娘的名字。

妻大吃一惊：“哦！是她！那可实在是漂亮。”

“别打断我，亲爱的。”丈夫说，“我们在铁道旁边的白杨树林里约会……在草地上躺着……我们商量过如果使用婉转而不失其坚决的措词给你写中断恋爱关系的信……”

“那你怎么没写？”妻子听到这里，紧张得有点透不过气了。

“太幼稚了。”丈夫说，“当然，不能全归咎于幼稚，还有义气。因为介绍你给我相识的人是我们家的亲戚。最重要的是因为咱们已经同居了。这你知道。所以，那封信也终于没写……”讲完了这些，丈夫如释重负，蓦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妻却哭了，哭得十分动情。

丈夫抚摸着妻的额头，象一支歌里唱的那样吻掉她脸上的泪花，吻着问道：“怎么？你……”

“我恨你！”妻一把推开丈夫，泪眼幽幽。

丈夫愣了：“这可是我自愿讲的，要不你一辈了也甭想知道。”

“你真是个懦夫！”妻说，“你没有勇气给我写中断恋爱的信是懦夫。其实根本用不着斟酌委婉而坚决的措词。你只需要写一句咱们分道扬镳吧！我就会高兴死的。”

“怎么？”丈夫问，“难道那时候你巴不得我给你写绝情书？”

“我盼啊，盼，天天盼，可天天失望……”

“为什么？”

“因为……唉，我那时跟你一模一样，也和另一个男人爱的要死要活……”

# 一个吻的风波

卜凡中

## 1. 中秋节，团委组织青春舞会。

“书记同志，你能陪我跳吗？”江虹虹走过来，调皮地冲我一笑。这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姑娘。一天到晚笑哈哈的，心里似乎盛不下太多的幸福，非要让它从脸上溢出来不可。

我同意了。

音乐一响，我俩就踏着节奏，步入了舞池，江虹虹边跳边笑吟吟地说：“跳舞是愉快的。你们团委应该多组织些文体活动。”我说：“是的，你的建议很好。下星期天，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去郊游。”她笑道：“你这个团委书记……够格！”她仰起嘴巴，出其不意地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我象触电一般，思绪也似乎凝固了。只觉得天地在旋转。脚步变得笨拙起来，几次踩到她的白皮鞋上。

我逃出了舞场……

2. 回家的路上，一阵凉风拂过，我大脑清醒了许多。想想刚才舞场上我那狼狈的窘相，禁不住暗暗发笑，江虹虹这姑娘也真够“现代派”的，“浪漫”得使人受不了。

我推开家门。妻子还没睡，正斜倚在床头织着毛线。

“你和谁跳？”妻子柔声地问。

“江虹虹，”我坐在床沿，开玩笑似地说，“这姑娘真有意思。我完全没想到，跳舞时，她嘴巴贴到了我的脸颊上。”

“一个女孩子家，会这样？”妻子瞪大吃惊的眼睛。

“嗯！”

“真的？”

“真的！”

“啊！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妻子扔下手中的线针，柔媚的脸色骤然间变得苍白。

“我……我……”我也变得紧张起来。

“你还不快去向组织上说明白！”

我的心一阵痉挛。

有这个必要吗？

“找你们钱书记，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清楚，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歪，用不着捂着。万一有人看见了嚷嚷出来……唉！快去呀！”

我茫然失措地站起身。

3. 我讲完事情的经过，钱书记四平八稳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双手背后，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一会。

“就这些吗？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吗？不要顾虑什么嘛，你能主动地向组织讲出来，这很好，可千万不能隐瞒什么呵……”

“没……有，我……我全说了……”我舌头直打颤。

“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应该正视事实嘛，明天支部开个会研究一下这件事情，相信组织上是不会抓辫子的。是会妥善处理的，你回去再仔细想想，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开会？研究？一个可怕的念头猛烈地冲击着我，连什么

时候离开了钱书记的家，我也一点不清楚。

4. 第二天上班，我经过书记室，听见里边有人在高谈阔论，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他？真想不到！”

“唉！人心难测呵！还是团委书记呢。”

“他可真有两手，善于以守为攻！”我听清楚了，这是钱书记的声音。决不会错！

我突然觉得有一块黑纱蒙住了我的眼睛的连淡蓝色的墙壁也变得乌黑一片。我差点跌倒……